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

在一个时代里缓慢行走

□朱德庸

我喜欢走路。

我的工作室在十二楼,刚好面对台北很漂亮的那条敦化南路,笔直宽阔的绿荫道绵延几公里。

人车寂静的平常夜晚或周六周日,我常常和妻子沿着林荫道慢慢散步到路的尽头,再坐下来喝杯咖啡,谈谈世界又发生哪些特别的事。

这样的散步习惯有十几年了,陪伴我们一年四季不断走着的是一直在长大的儿子,还有那些树。

这么多年了,亚热带的阳光总是透过我们熟悉的这些树的叶片轻轻洒在我们身上,我也总是讶异地看到,这几个不同的树种在同样一种气候下,会展现出截然相反的季节面貌:有些树反复开花、结子、抽芽、凋萎,有些树春夏秋冬,常绿不改。

不同的植物生长在同一种气候里,都会顺着天性有这么多自然发展,那么,不同的人们生长在同一个时代里,不是更应该顺着个性有更多自我面貌?

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却不是如此。

我们这个时代的人,情绪变得很多,感觉变得很少;心思变得很复杂,行为变得很单一;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,使用区域变得越来越小。

更严重的是,我们这个世界城市面貌变得越来越相似,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雷同了。

就像不同的植物为了适应同一种气候,强迫自己长成同一个样子那么荒谬;我们为了适应同一种时代氛围,强迫自己失去了自己。问题出在哪里呢?

我想从我自己说起。

小时候的自闭给了我不愉快的童年,在团体中我总是那个被排挤孤立的人;长大后,自闭反而让我和别人保持距离,成为一个漫画家和一个人性的旁观者,能更清楚地看到别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。"问题"那么多,似乎有点儿令人沮丧。

但我必须承认,我就是在小时候和长大后的问题中度过目前为止的人生。而且世界就是如此,每个人都会在各种问题中度过他的一生,直到离开这个世界,问题才真正没问题。

小时候的问题,往往随着你的天赋而来。然而,上天对你关了一扇门,一定会为你开另一扇窗;我认为这正是自然界长久以来的生存法则。就像《侏罗纪公园》里的一句经典台词:"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。"

童年的自闭让我只能待在图像世界里,用画笔和外界单向沟通,却也让我能坚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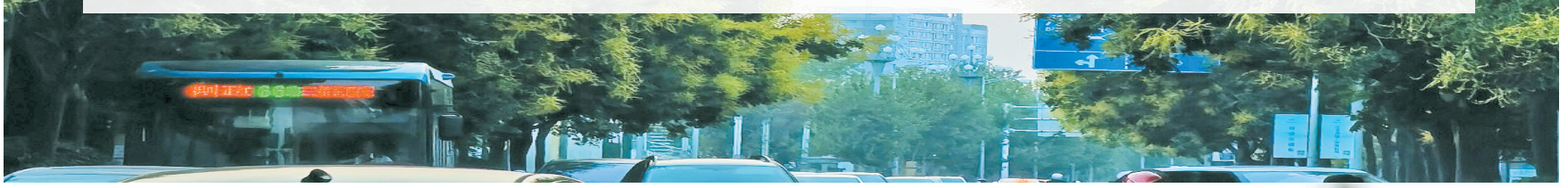
长大后的问题,对人才真正严重。因为那是后天造成的,它原本就不是你体内的一部分,不会为你开启任何一扇窗或一道门。而我觉得,现代人最需要学会处理的,就是长大后的各种心理和情绪问题。

我们碰上的,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贫瘠的时代,每个人长大以后,肩膀上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,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"幸福"拼斗着。

但所谓幸福,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。当我们"进步"太快的时候,只是让少数人得到财富,让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了。

是的,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,却鲜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。我们这个时代,对我们大家开了一场心灵玩笑: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值,只有我们的人生悄悄贬值。世界一直往前奔跑,而我们大家紧追在后。

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,选择"自己",而不是选择"大家"?也许这样才能不再为了追求速度而丧失我们的生活,还有生长的本质。



J 精粹短文 ingcuiduanwen

存疑得解

□石子劢

心中常存疑问的人,往往会活得比较有意思。因为有着层出不穷的问题,大脑始终处于兴奋中,为了找到答案,他便不能停下脚步。曲径通幽处小心翼翼,大道如天时昂首阔步,一个生动有趣的人便由此而生。

对这个世界充满疑问,一个人才能始终保有孩子般的好奇心。好奇心是一个人对世界保持兴趣与热爱的源泉,而它最大的敌人是所谓世故圆滑,似乎看透了一切,实则放逐了自己。不去寻找答案,只会在意结果,放弃自知自省,只想安于现状。渐渐地,心头的疑问画上了句号,人生也就随之固化,曼妙的时光变得枯燥凝重,未知的人生变得不知所谓。

只有存疑,才能得解;只有释疑,才能提升。只有把所有的疑问都视作充满爱意的好奇,一个人才会在生活的每一处角落都能觅得不重复的惊喜。

心头装满问题的人,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世界的真相,也会在找到答案的那一刻更深刻地认识自己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

诗意田野

□鲁　北

田野是诗意的。

金秋时节,我决定去田野里走走。

我进城快三十年了,天天的轨迹几乎是两点一线,上班,去单位,下了班,回家吃饭、睡觉。就连附近的凤凰广场、晓月湖公园和凤栖园公园都懒得去。习惯了工作、读书、写作,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,哪有空闲去逛公园,压马路。

我是勤奋的,工作之余,读了很多书,写了不少东西。也是懒惰的,南起利一路,北到利十二路,东始津一路,西至津九路,区区小城,涉足很少。在城里的这些年,城东的东津康养中心,城西的化工学校,城南的县高级中学,城北的翠园湖公园,我都没有去过,更不用说去城外的田野里走走。

有时候,去百里之外的老家看望父母,也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吃个饭,很少去庄稼地里帮着父母春耕、夏耘,或帮着弟弟秋收、冬储。与庄稼近距离的接触,没有了。

以前,在乡村小学教书,放学或周末、节假日,我都会扛着锄头或拿着镰刀,去庄稼地里锄草或收割。我看到庄稼,是那样的亲切。我虽然不是天天和庄稼在一起,但与庄稼并不生疏。我和小麦、大豆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,等等,亲密无间。和那些白菜、茄子、辣椒、葱,等等,情同手足。与那些庄稼和蔬菜,有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之感。

我不是合格的庄稼人,更不是合格的庄稼守望者。

有一天,我逃离了庄稼。我去了城里。

我不是城里人。我是城里的庄稼人。县城是我的一个驿站,就像我外出暂住的某个城市的一个旅馆。城里不接纳我,我也融不进去。刚刚进城的那几年,每到周末,我就往老家跑,回到小村,看看那些庄稼,我才心平气和,不再浮躁。有时候,我一个人蹲在庄稼地边,把在城里受到的委屈,一五一十地向庄稼诉说。庄稼是我的亲人,庄稼是我的朋友。

我终将回到乡下。小村的东北角有一片墓地,小溪潺潺,芳草萋萋,那里埋葬着我的祖先。我的爷爷、奶奶也埋葬在那里。

我终将回到小村。我的父母生活在那里,我的弟弟还在村子的四周种着五六十亩庄稼。那里有我的童年,有我的童伴,有我灵魂的原乡。

百年之后,我终将回到那里,化作一抔泥土,回馈那片生养我的大地。

我写作的源泉来自乡村,来自乡亲,来自我的父母。每次回家归来,我都有写作的冲动。

艾青说:"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"

我要去田野里走走,去亲近那些庄稼。我对庄稼,情有独钟。庄稼对我,也情有独钟。

我沿着津二路上了黄河大堤。站在大堤上,向堤下望去,一片一片的庄稼,被微风吹拂,红红的高粱摇曳着修长的身姿,金灿灿的玉米裂开小嘴,黄澄澄的大豆举着货郎鼓,她们与我眉来眼去、搔首弄姿。顿时,我心旷神怡起来,兴奋得像个孩子。那些庄稼,都是大地的宠儿。

我奔下大堤,一步扑进庄稼的怀里。

我愿意做一棵庄稼,在秋风里。